

十日谈系列

GUANZI SHIRI TAN

王德敏 刘

斌等著 / 安徽文艺出版社

管子十日谈



管子十日谈

王德敏 刘斌 等 著

责任编辑:岑 杰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书刊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8.25

字 数:175,000

版 次: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514-1/I · 1406

定 价:9.9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十日谈系列”编辑缘起

《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我国古代，今人所说的人文科学，则归之于经、史、子、集四部，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从中“下学人事，上达天理”，养自己“内圣外王”的“浩然之气”。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学习人事、通达天理，选择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道路，再由此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外化，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对经、史、子、集的中国式人文科学的认识和诠释，前后大相径庭。但先哲人的智慧道德，直到今天仍有不尽的涵煦作用。只是随着时代的演进，离其本原愈来愈远，其经典名著的要旨精神，已难以还其本来面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作家薄伽丘，以讲述故事的通俗形式写就《十日谈》，巧妙地通过谴责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凸现了人性复归的主题。我们对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也应在认真理解的基础上，给以切实的现代阐释，以推动现代文明的发展。

正在陆续推出的中华文化“十日谈系列”，企求对中华文化中的经典名著择其要旨，以通俗讲座形式，加以阐释。

管子十日谈

我们力求在充分汇集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新时代所拥有的科学发现,利用现代人所必备的辩证思维方法来进行我们的阐释。进而企求对中华文化各领域和中西文化交流中有影响的各种问题,分门别类进行通俗性介绍。

我们希望读者能从这些阐释和介绍中发现中华文化的本原,了解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从而在中国走向世界的今天,在历时多年的骚动、沉寂、反思之后,仍能通过荆棘丛生的求索之路,走进一座座智慧殿堂,实现我们对自我的超越。

我们还期望海内外正在对中华文化进行热烈探索的学人志士,能关心这套丛书,共同为弘扬中华文化、创建新世纪的世界文明贡献力量。

丛书编委会

1996.7.

序

刘蔚华

1987年,当《管子研究》(第一辑)作为全国首次《管子》学术讨论会的研究成果问世的时候,我曾为该书写过一篇短序,对学术界终于打破了《管子》长期被冷落的局面表示欣慰。转瞬间八年过去了,《管子》研究的状况已今非昔比。它同全国整个学术界的发展形势一样,呈现出一片日趋繁荣的景象。继首次《管子》讨论会之后,又在齐国故都先后召开了国际和海峡两岸《管子》与齐文化研讨会。淄博市的学术界还在市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以“研究管子,开掘齐学,去粕存精,古为今用”为宗旨的学术刊物《管子学刊》,为研究《管子》与齐文化乃至整个传统文化开辟了一块很有生气的新园地。与此同时,齐文化研究社、齐文化研究所、稷下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相继成立。研究队伍也由80年代初期王德敏等少数几位学者发展到今天老中青三结合的一支不小的梯队。这样也就使《管子》与齐文化的研究在淄博地

区生了根。淄博市的情况可以说是全国在这方面的缩影。

从研究成果来看，据有的学者统计，自1956年至1986年的30年间，公开发表的《管子》研究文章只有136篇（见《管子学刊》创刊号第12页），而自1987年至1995年的8年间，仅在《管子学刊》上发表的和三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收录的有关《管子》的论文就有270余篇。8年比30年的论文数量增长了一倍。至于由此而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的联动效应及其产生的成果，还要大得多。

此外，在此期间，还出版了巫宝三的《管子经济思想研究》、胡家聪的《管子新探》等几部专著。研究范围也逐渐扩大，涉及到政治学、法律学、管理学、经济学、财政学、军事学、伦理学、哲学、教育学、心理学、民俗学、社会学、统计学、文学、历史学、考古学，以及农学、生态学、天文学、医学等多种研究领域的20多个学科，充分展示了我国古代这一思想宝库的宏富内容。通过多角度、多层面的探讨和争鸣，大家愈加清楚地认识到《管子》的精华所在和过时的东西，它的理论价值及其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应有的地位；也愈加深刻地领会到它对于我国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正像《论语》是鲁文化的代表作一样，《管子》乃齐文化的代表作。它集中地反映了齐文化的特色和精神风貌。齐文化是周文化与东夷文化交汇的产物，它的发展在战国中期的稷下学宫达到了鼎盛阶段。因此，《管子》研究与稷下学

研究以及齐文化研究是密不可分、相得益彰的。事实上，近年来这三大课题的研究也的确是相互促进的。例如，通过对《管子》书的断代和作者的探讨，使我们更加具体地了解到稷下诸学派之间既相互争鸣又相互交融的态势，尤其是黄老学派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过程；又如，通过对《管子》和稷下学的研究，齐文化所具有的务实、会通、尊贤、尚功、革新、开放等许多特点，就显得更加清晰、明确了；而齐文化和整个传统文化研究的大气候、大趋势，又给《管子》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使它能在百川归海的灿烂的中华文化洪流中，闪耀着特有的光辉。

王德敏、刘斌等同志所著的《管子十日谈》，就是在吸收近年来《管子》和齐文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一部新作。它作为“十日谈”丛书的一种，力图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地把《管子》的基本内容展现在读者面前。书中谈论的《管子》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社会教化思想、科技思想和哲学思想，大体概括了《管子》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的主要贡献及在哲学上的理论成果。而关于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精神风貌的三章，则是从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着眼，揭示《管子》在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尤其在齐文化这一华夏文化重要源头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当然，书中涉及的内容，不过是作者对《管子》思想宝库中特别关注的那一部分，但由此一斑，也可窥见全豹了。

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提出并论证了著者多年研究所得的一组新观点，即管仲是一位经略家；管仲学派是一个独

管子十日谈

立学派；《管子》是一部经略全书。这组观点之所以新，就在于它突破了以往研究中的某些传统框框，从管仲这一杰出历史人物思想智慧与其历史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来全面评价他，力图从他各方面贡献的综合把握其特质，并由此切入论述管仲学派及《管子》书的特点。作为一家之言，这些观点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它可以启发人们从一个新视角对管仲其人其书进行再认识、再评价，以期更加接近历史的实际。

新春伊始，万物争荣，祝愿《管子》研究的更多佳作问世！

1996年春节于泉城

目 录

序	刘蔚华
第一日 经略家管仲及管仲学派	
——管子其人其书及其学术派别	1
第二日 选贤任能 礼法并用	
——《管子》政治思想特色	31
第三日 治国之道 必先富民	
——《管子》经济思想述略	57
第四日 至善不战 其次一之	
——《管子》军事思想举要	87
第五日 政教合一 移风易俗	
——《管子》社会教化掠影	111
第六日 富国强兵 科技先行	
——《管子》与中国古代科技	131
第七日 从天道自然观到精气论	
——《管子》对宇宙本体的探索	155

管子十日谈

第八日	义利并重 以人为本	
——《管子》在价值观上的变革.....	186	
第九日	万物一体 人与天调	
——《管子》的整体性思维方式.....	209	
第十日	与时变化 兼众之长	
——《管子》改革创新精神的源与流.....	233	
后 记		255

第 一 日

经略家管仲及管仲学派

——管子其人其书及其学术派别

管仲，名夷吾，字仲，谥敬，故又称管敬仲。春秋时期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姬姓之后。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645年。管仲任齐相四十年，辅佐齐桓公继承和发展了太公的立国之本，对内实行改革，对外亲诸侯、攘夷狄，建立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大业，使齐国成为五霸之首。其言行在《左传》、《国语》和《管子》中都有集中记载，另外散见于《荀子》、《韩非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说苑》等古籍中。《史记》中有列传。自孔子以降，历代学者对他多有评论，被许多政治家奉为楷模，对后世影响甚大。

早在战国时期就流传的《管子》一书，曾为韩非、贾谊等先秦两汉诸子所熟读，并引以为师法。司马迁还列举过它的部分篇目。刘向奉命校书时又对《管子》书进行了改编和扩充，定为86篇，后佚失10篇。现存《管子》版本，最早为唐尹知章注疏(旧题房玄龄注)，虽经历代学者不断校勘、补注、诠释，其错简、难通之处仍然很多。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

在闻一多、许维遹校释的基础上,出版了《管子集校》,人们始可卒读。80年代,赵守正先后出版了《管子注译》和《管子通解》,台湾学者李勉出版了《管子今注今译》,为《管子》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条件。

《管子》内容宏富,博大精深。大凡哲学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法律思想、伦理思想、社会管理思想以及自然科学思想等无所不包,是一部综合性的学术著作,堪称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仅见的瑰宝。但由于《管子》一书的复杂性和疑难较多,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等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关于《管子》研究的专著和论文,比起其他诸子书来,可以说微乎其微,颇为冷落。近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对《管子》研究和开拓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涉及它各方面内容的文章也日益增多。在此期间,海内外学者曾多次萃集于齐故城所在地,召开了各种规模和类型的《管子》与齐文化研讨会。淄博市的学术组织还创办了《管子学刊》,为《管子》和齐文化研究提供了专门园地,从此开始出现了《管子》研究的新局面。随着这一学术领域的不断开拓,各种不同观点也逐步展示出来,其中有的是由来已久而更加明朗化的问题,有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而出现的新见解。这表明《管子》研究确已进入了方兴未艾的新阶段。

众说纷纭论《管子》

关于《管子》的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管子》书的断代和作者及其学派归属等问题上。大体说来，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管子》其书与管仲其人的关系。主要有下列几种观点：

(一)管仲遗著论。韩非、司马迁、刘向、班固及历代官修史书均持此说，即认为整部《管子》乃管仲所著，见《韩非子》、《史记·管晏列传》、《管子叙录》、《汉书·艺文志》等书。但近年来，很少再有坚持此说者。

(二)部分遗著论。从西晋傅玄开始直到今天，不少学者认为，《管子》中既有管仲的遗著，又掺杂有后人的著作。这种观点又可分为两种类型：

1. 没明确指出哪些篇章是管仲自著，只肯定一部分是后人所加。如傅玄说：“《管子》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事者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事。”(《通鑑外記》引)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和《四库提要》也主此说。

2. 明确指出某些篇章是管仲遗著。这主要是今人关锋、林聿时、刘建国、乔长路、李曦等人研究的结论。如关、林认为：“《管子》书中的‘经言’各篇，以及‘外言’的‘五辅’篇，基本上是管仲的遗著(其中有后人掺入的成分)。”(见《春秋哲学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乔长路则把“管仲自著”

的篇目扩大到 26 篇。(见《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管仲》，齐鲁书社 1982 年版)

(三) 非管仲遗著论。持这种观点的又可分为两种意见：

1. 伪托附会论。即认为《管子》其书与管仲其人并无直接著述关系，完全为后人所假托。主此说的代表学者有朱长春(见《管子榷序》)、黄云眉(见《古今伪书考补正》)、张心澂(见《伪书通考》)等。

2. 管仲学派所著论。即认为《管子》主要是管仲学派集体编撰的论文集。这一观点可以余敦康为代表，他认为，尽管《管子》书中有不少稷下先生的著作，但是，“其中大部分的思想资料是属于管仲学派的”。(《论管仲学派》，载《中国哲学》第二辑)后来，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采纳了这一观点。

二、《管子》各篇的断代与作者问题。这方面的争论范围最广，几乎涉及到每一篇。从整部书的角度来看，有下列几种不同意见：

(一) 春秋说。韩非、司马迁、刘向、班固等认为是管仲遗著者均执此说。(见前)

(二) 春秋至战国说。以朱长春(见《管子榷》)、黄云眉(见《古今伪书考补正》)等为代表。《北京大学学报》1975 年第 4 期刊载的《管子》校点组撰写的《〈管子〉的时代和思想》一文，也重申了这一观点。

(三) 春秋至秦汉说。以梁启超为代表。(见《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牛力达、刘蔚华等均有与此相同或相似

的见解，分别见于《管子研究》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和《稷下学史》（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1992年版）。

（四）战国说。持此说的学者主要有胡适（见《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见《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胡寄窗（见《中国经济思想史》），刘泽华（见《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五）战国至秦汉说。以罗根泽、郭沫若为代表，分别见于《管子探源》、《管子集校·校毕书后》。

（六）汉代说。科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中国农学史》（初稿）提出此说，但支持者很少。

除对《管子》全书从整体上断代外，学术界还就《管子》中的几组重要文章的时代和作者进行了深入讨论。其中分歧较大和讨论较多的有《心术》上、下，《内业》、《白心》等四篇哲学论文；《轻重》诸篇经济论文和《君臣》上、下，《任法》、《治国》等政治论文。

三、《管子》的思想体系和学派归属问题。《管子》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或基本一致的思想体系？这是讨论其学派归属问题的前提。对此，有以下几种不同观点：

（一）否定论。即认为《管子》书杂凑诸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完整的体系。但它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历来说法又不尽相同。

1.“杂凑”说。这是朱熹、叶适、黄震等人的观点，分别见于《朱子语类》、《习学记言》和《黄氏日抄》。近人蒋伯潜 在《诸子通考》中，郭沫若在《管子集校》中也主此说。

2.“类书”说。以陈澧、梁启超为代表，分别见于《东塾读书记·诸子》和《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

3.“丛书”说。顾颉刚执此说，见其《“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载《文史》第六辑），认为它是一部“稷下丛书”。

4.“学报”说。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中提出此说，认为它是稷下学宫的学报。

基于对《管子》思想为无系统之杂凑的认识，不少学者倾向于把它归类于“杂家”书。梁启超在其《考释》（见前）中、严可均在《铁桥漫稿》中均有此主张。吕思勉则以杂、道、法等多家视《管子》（见《经子解题·管子》）。

（二）基本肯定论。即认为《管子》虽杂，但却有一种基本倾向或主导思想，或其主要部分自成体系。此说代表有冯契（见《管子》和黄老之学），载《中国哲学》第十一辑）、张岱年（见《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等。

（三）肯定论。即认为《管子》整部书有一个比较完整、统一的思想体系。但对于这个思想体系的性质、特点及其学派归属仍有不同见解。历代官修史志均以《管子》为管仲所撰，已如上述。但有道家、法家等不同归属之说。肯定《管子》有一定思想体系的现代学者有王献唐（见《炎黄氏族文化考》）、陈逸光（见《中国经济问题》1982年第5期）、厉以平（见《中国经济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等。

除上述三方面的主要分歧外，在宏观上还存在着《管子》版本流传中的问题，如《管子》原本的篇目，刘向校本“定

著”篇数和实际篇卷的出入，以及原本、校本与今本的关系等；至于在微观上如校勘、训诂等方面争议就更多、更复杂了。此外，还涉及到对管仲的思想、事功和历史地位的评价，《管子》书的内容和学术价值等多方面问题，在此不一一赘述。

以上只是列举了在管子其人其书等问题上的各种不同观点，而没有介绍各方的论据。因为随着对这些问题讨论的深入，有些观点已趋于一致，如《管子》书大部分篇章约写成于稷下学宫时期；有些论据如“战国前无私人著作”等已很难成立；而其他一些重要观点我们将在下文阐述自己的见解时一并讨论。

经略家管仲及其经略全书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管子》是管仲学派代代积累的论文总集，既有管仲思想的记录和发挥，又有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运用，是一部经邦治国的百科全书。可见要全面理解《管子》其书，必须首先正确认识管仲其人。

对管仲的评价，也是古今众说不一。因此若用“家”、“派”给他简单定性，则多见仁见智。有的按传统的学派划分，或说基本属于道家，或谓法家的先驱；有的用表述职业专长的现代词语，说他是政治家、改革家、经济家、军事家、谋略家等等。这些不同的概括性的称谓，分而言之，都各有一定道理；合而言之，却令人无所适从。即使择要取其一二，